

我乡我土

# 风行山野走大谷

□ 庄学

万安山中部的大谷关,是有历史的关隘了。我总想走进山野,去寻找它。

当洛城的南部隆起这道山,就如同一道自然的长城,拱卫着彼时被誉作京师的汉魏洛阳城。于是便有了“八大关”南边之轘辕关、大谷关、伊阙关,有了通往南方可行两轮战车的“快速路”。其中,尤以大谷关为重。大谷关处于汉魏洛阳城的正南方,仅距20公里。快捷,就是它重要的身份。从此,沙河畔、两山夹峙的大谷关也就经历了风云际会的年月,升腾起旌旗漫卷的血色,厮杀声、呐喊声在历史的深处不时地回响。

它,终是在山野。它,也终是寂寥,冬的色彩单调。初冬,在寻找中,也就走进了山野的深处。进山的水泥路,不宽,常有岔道,向左还是向右?常使人迷惑,迷惑过后便是随意。朋友说,水泉村有24个自然村。这话我信。山间的村庄遗珠般,拐过山沟,倏忽出现几幢房屋,几从树三五幢自成一体。冬日的山是很斑斓的,房屋却是粉黛相间,在灰色的山野里煞是分明。路边,偶尔就见鸡狗闲步,不急不躁。也有老人坐在自家门前向路上张望,也是不急不躁。不远的沟畔,有成排的杨树伫立,树叶被季节打造

成为枯黄。这些枯黄,如在晴日,逆光下,便是金黄灿烂,像是腾空的金色火炬。惊羨无比。

大谷关,只能根据山势的走向,判断出遗址大概的位置,故道伴随其侧。一中年汉子,指着沙河畔的水库说,故道应是顺河畔走的。汉子不无骄傲,那水库,是我们村修建的。沟畔,除了钻天的杨树林,还有许多的袁草勾连,些许花草还顽强地泛着深绿。朋友说,沟通沙河河道,有一段是水泉村人工挖掘的暗道,有几里长。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年月很是不易。

漫步山村,偶尔会有剥落墙面露出土坯的房屋出现,仿佛是为对比而存在的。在它的一侧,就是一幢混凝土建筑的院落,宽大的红门能过一辆轿车,大门上有狮子衔着的门环,金色的大门门钉锃亮,照得见人影。如今的人们,变化的不仅仅是吃住行,还有他们丰富的内心。在水泉村的活动中心,一妇女拿着手机,摆摆她拍的视频。山外流行什么,她们一步不落地跟进。而在小村里遇到的4名散步的妇女,在另一道山梁上又遇到了。地里不忙了?不忙了。孩子呢?老人呢?也都打发好了。下午的时间,她们也学会了散步,是在山野的沟沟梁梁散步,野走。忙碌与团聚,

是在夜里。

年轻人都走出了山野,去了开阔视野的地方。更有许多人在城里买了房子,定居在了他乡。一位老人告诉我们,原来小村里有500多口人,现在只剩了300多口人在册。孩子们呢?都住出去了。我去城里住了一段时间,不习惯。城里有啥好?楼房住着太憋屈,还是回来自在。人熟悉,地熟悉,天也熟悉。粮食自产,菜自产,够吃。国家给我们老俩每月有几百元的补贴。秋闲的时候,挖中草药材。冬闲的时候,采摘酸枣。有人上门收,一天挣个百十元。随便扒拉扒拉,就够用了。——老人属于“80”后了,满脸的沟壑,短发霜地直立,拄根棍子,走起山路来却也利爽。

老人像一株老树,周身皴裂,斑驳粗糙,但是从内心深处迸发出来的生存能量,在山野上的梯田、小树、袁草那里得到印证。风行山野,一片片树林沙沙作响。梯田上的麦子,随风起舞,绿意正浓。

关谷的另一侧,四车道的公路翻越了大山,向南延伸。不远处,一道彩门横陈,上书:客从哪里来,洛阳大谷关。大谷关邑,过去与现在,凝结成为这一方山野的厚重。风无形却有痕,掠过,便流淌着更为丰富的内容。

丝路花雨

# 悠悠伊河情

□ 曹会智

我的家乡西马村,座落在万安山下,伊河之滨,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村庄。

村子东边,是司马光编纂《资治通鉴》的独乐园。村子北边,是新开发的薰衣草庄园。村子西边不远处,就是那条让我魂牵梦绕的——伊河。

从我记事起,马村渡口就是伊河上的一个重要渡口。我常常跟着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走到村西河滩,坐上渡船,晃悠悠地过河,去关林赶会。上小学时,宋林老师曾带着我们一起坐船渡河,去关林电影院看电影。这些往事,如今已成我童年美好的记忆。

马村渡口,船工都是俺村的,其中就有我小伙伴的爷爷。他们风雨无阻,只要渡河人一声呼叫,他们便应声而至,一根长篙在手,奋力为乡亲撑船摆渡。

闲的时候,渡船会被放到河滩干地上,刷些桐油用来防腐。顽童无知,我和小伙伴们一块儿爬到船上玩耍,被船工发现,大声地吆喝追赶,吓得我们轰的一下四散逃窜,就看谁的小腿儿跑得快。

水清,沙净,石圆,是伊河最大的特色。伊河水质好,口干舌燥时,常有人用手,捧水就喝。

平时的伊河,很是恬静,仿佛一位温婉的少女,含羞而矜持。河水清澈见底,圆润的鹅卵石之间,有小鱼小虾游动,也有各色水鸟在河面上翩翩起舞。水深处的河湾,水面平整如镜,风起处,会吹皱这一汪水面。

我喜欢“打水漂儿”。我弯腰捡起一块小石头,最好是那种又圆又薄的,侧身向河面上用力甩出,只见石子激起一串串水花,石子掠过,水花间距渐小,速度渐慢,最后,轻轻地隐于水中。

伊河水浅的时候,人是可以挽起裤腿儿趟水过河的。1982年秋天,我在洛阳求学。从洛阳回家,需要坐公交车到关林,再从关林步行到马村渡口过河。记得有一次,应该是中午了,我趟水过伊河,水流湍急处,脚下一滑,身子一歪,一只鞋子竟然被水冲跑了!我眼睁睁地看着鞋子随波逐流,打了个儿漩涡,全然不见踪迹。实在无奈,我只好一只脚穿鞋,一只脚光着,一高一低,在乡间烫脚的土路上,蹒跚而行,模样狼狈不堪,幸亏未遇到熟人。

除了渡船,村里还在伊河上修建过土桥。桥面不宽,行人和自行车尚可通行,而载了重物的架子车通过时,就有了危险。再后来,村里集资,在伊河上建了一座钢筋混凝土漫水桥,对过桥的人、车进行收费,但马村、刘富村和司马街的乡亲则免费。

当时,好像还没有身份证,守桥人就会仔细盘问,过河人则理直气壮:“俺是司马街西头十八队的,俺爹叫常有理,俺娘叫花常开!”

“啊?你就是那老常家的孩子?知道知道,走吧走吧!”从2009年4月开始,洛阳跨过伊河向南向东发展,伊滨区应运而生。从此,家乡便进入快速发展时期,修路、架桥、建房、建企业、建学校,一派热火朝天的大建设气象。伊河上的郑西高铁大桥,就坐落在马村渡口旧址上。附近的希望大桥、高铁大桥双虹卧波,将伊滨区和洛龙区连在一起。

伊河之滨,已建造成湿地公园,成了十里画廊。蝶舞蜂飞,绿树丛中,常有蝉噪鸟鸣,环境幽静。清晨和黄昏,常有人在此散步、打太极拳,也有人临河垂钓,还有成双成对的恋人说着悄悄话。

从趟河、渡船、土桥、漫水桥到如今的现代化大桥,路桥升级,乡间土路变成了通衢大道,我回家之路已不再难。从步行、自行车、摩托车、电动车,到今天开车回家,交通工具不断更新,速度快了更多。现在,不到半个小时,我即可回到父母身边。

情一样深,梦一样美,如情似梦伊河水。家乡的发展日新月异,给我遐想,令我神往,也带给我新的希望……

故园琐忆

# 乡下养鸡

□ 海洋

小时候在老家,户户养鸡,但规模都不大,四五只就够了。俗话说,一鸡两爪,鸡是自己刨食的。农家小院,门里门外,虫子蚂蚁,地上掉的粮食粒,吃饭掉的馍花儿,也就够了。

农家一般不养鸡,最多养一只,因为吃得少,还不下蛋,有时候还欺负母鸡叨小孩儿,因此左邻右舍养的鸡中很少见到公鸡。

农家养鸡,买鸡娃的不多,都是自家“暖”的。开春后,天气渐暖,母鸡下蛋一般每天一个。如果一个母鸡在下蛋窝里半天不动,你赶它,挣扎着不肯起来,滴溜溜翅膀像生了病似的,体温还高,这只鸡就是要“坐月子”了。

那就找只箩筐,铺麦秸,再铺烂棉花或破布,蛋放上面,鸡抱窝里。母鸡先慢慢挪动调整好身体,接着开始用嘴轻轻地将露在身上的鸡蛋,往自己身下拢拢,完全覆盖好,就一动不动,连明彻夜地孵了。

农家每年有一只母鸡“抱窝”就可以了,一旦有第二只抱窝的母鸡,就要给它洗冷水浴了,强行结束“妊娠”,几天后就又下蛋了。母鸡下蛋,跳出蛋窝,主人抓一把玉米,把其它鸡子赶走,专门犒赏下蛋母鸡。

鸡子养的要下蛋了,每天早上开鸡窝的时候,大人都会摸鸡子屁股,看看今天有几个鸡子下蛋,然后记住下蛋的母鸡。

鸡子下蛋大多在中午前后,正是小孩儿放学在家的时间。一放学,大人就把下蛋的母鸡交给了孩子,大人忙去了,小孩儿寸步不离的跟踪鸡子,不准出院子,偶尔跑出了家门,赶紧赶回来。有时候只顾玩,鸡子跑没影了,鸡在外面憋不住了,把蛋下丢了,鸡子成了丢蛋鸡,小孩儿也成了“丢蛋鸡”!

有时候,一个中午看两三只下蛋鸡子,鸡子都把蛋下在了自家的下蛋窝里,大人一高兴,也会给小孩儿煮个鸡蛋犒劳一下。拿着大人煮熟犒劳自己的鸡蛋,来到学校,一会儿扭一点儿,一会儿扭一点儿,慢慢吃,在小伙伴面前显摆,偶尔也给自己要好的朋友扭一指甲。一个鸡蛋可以吃一下午,美一下午!

那时候鸡子下的蛋,一般是不舍得吃的,一是拿着鸡蛋去合作社换东西的,一个鸡蛋给小学生换支铅笔,换盒火柴;两个鸡蛋给孩子换个写字本;五个鸡蛋换一斤盐……二是待客的,来客人了,先给客人冲一碗鸡蛋茶,把鸡蛋打在碗里,滚开水一冲,满碗的鸡蛋丝儿,跟好多鸡蛋似的,喝完了鸡蛋丝儿还粘一碗,永远喝不完!

亲戚朋友家有坐月子的了,擤上鸡蛋去祝贺,那时候农家日子虽然过的难,但外事活动是面子事,谁家都不会吝啬的!那时候,还有个可乐的习俗,小孩子肠胃不好,夜里“跑茅子”,大人就叫小孩儿睡觉前,在鸡窝前祈祷:“拜拜鸡大哥,拜拜鸡二哥,我白天闹,你黑夜闹!”

小时候的事,都是趣事,到今天,都成了故事!

红色记忆

# 在周副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

□ 王永 □ 述 杜阳泰 黄林坤 整理

王永,男,生于1922年5月14日,洛阳市伊滨区庞村镇彭店寨村人,1939年4月参加革命工作。

## 两个馒头的故事

1940年初我调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,正式在周副主席、邓颖超大姐身边工作。记得有一天早上,我给周副主席住室打扫卫生,邓大姐问我:“小鬼,你是哪里人?”我说是“河南人”。邓大姐热情地说:“我也是河南人,咱们还是老乡哩。”此后,她大小事都交我去做,周副主席外出也经常带我。

1942年,河南遭遇天灾人祸,民不聊生。春天,庄稼几乎被蝗虫吃光,日本人到处烧杀抢掠,国民党25年汤恩伯的部队又到处抢掠,祸国殃民。老百姓在生计无着的情况下,只得外出乞讨。当时的西安就有许多来自河南的难民。

记得一天早上,一个来自河南的中年妇女,背上背了一个孩子,手里拉着一个孩子,在八路军西安办事处门口因饥饿哭个不停。她求我给孩子弄点吃的。看着孩子可怜,我就跑到食堂取了两个馒头。事后这事被周副主席知道了,他问我:“小王,你给灾民了两个馒头?”我当时惊慌得不知怎样回答好,心想可能是犯错误了,说:“请求周副主席处分。”周副主席笑着说:“你没错,但光有善心不行,你今天给她2个馒头,明天、后天还给她不给?全国有好多没有饭吃的穷人,你能养活得起吗?”我低着头说:“报告周副主席,以后再不给了。”周副主席又笑着说:“不给不行,以后还得给,全国那么多穷人,将来一定要他们吃得饱、穿得暖。你参加革命是为了什么,是不是为了改变这种人人吃人的社会,解放天下的劳苦大众?要想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,就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,将革命进行到底,为实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奋斗。”

周副主席的一番话,说得既严肃又和气,把我说得心服口服,感到亲切与温暖,颇受启发。他那温和的表情,谆谆的教诲,使我倍受鼓舞,终生难忘。

## 周副主席给我改名

1941年皖南事变爆发,国民党反共真面目昭然若揭。9月2日,一位叛徒写信寄到我老家——彭店寨父母处,大意是:“王勇兄,快回头是岸,脱离‘共匪’吧!回来到登封县三青团工作,金钱美女任你选,否则小心吃花生米(子弹)”。父母接信后害怕得白天吃不下饭,夜里睡不着觉,母亲催父赶紧到西安叫我回家。11月初父亲到西安后,谎称母亲有病,让我随其回家。

当时八路军周子健处长找我谈话说:“根据目前形势,回家很可能被捕,还是回去为好,你考虑好,革命是自愿的,不受欢迎,要走我们不强,你要慎重考虑。”我当时思想斗争非常激烈,思前想后了一整天,认为忠孝不能两全,要革命就会有舍弃,最后决定坚决不回家,革命到底!办事处领导也配合我做父亲思想工作。父亲走时,周子健处长亲自为我父亲送行。

此后,这件事被周副主席知道了,便把我叫到他的住室,当时邓大姐也在场,他对我说:“小王,今天把你的名字改了好吗?”我点了点头,他随手拿起笔写了两个字“勇”和“永”,并说将“勇”字改为“永”字,是要永远革命,将革命进行到底。邓大姐在旁拍手叫好,笑着说:“这名改得好。”

这一天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,从1941年10月11日起,我就开始使用“永”字的名字。在以后的岁月里,“永”字始终激励着我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念,也寄托着我对周副主席、邓大姐的爱戴和怀念之情。

诗作二首

## 烟岭夕照

□ 郭育涛

青翠玉泉谷,苍然大石山。暮云翻锦浪,天际落晖殷。奋路群羊奔,争枝双雀还。景明佳句少,附会苦思艰。

## 伊水闲驻

□ 杨娟霞

高天斜日望氤氲,双鹭缓归啼白云。堤畔轻风惜柔柳,绿波倒映石榴裙。



雪上行

宋婉青 摄于万安山滑雪中心

至亲至爱

# 拉煤球

□ 陈俊峰

母亲今年总惦记老家里的煤球。

据母亲说有一二百块儿,是母亲在陈沟老家最后一次拉散煤打的。她说,三千斤煤,你爹就不摸,就我一个人打,都打怕了。近年来国家搞环境保护,煤球卖的就越来少了。今年,干脆买不到了,母亲就想起老家的煤球。

老家已经近20年没人居住。母亲现在住在镇上楼房,有空调、有油汀,她嫌费电,不舍得用,“过日子比飘树叶都稠。”母亲前半月就开始和我商量:“咱回陈沟拉煤球吧?我拿上几个纸盒,放你车里。还不叫你动手搬,我搬。啥样?”

我让母亲去我新家,有暖气,她不同意。“我不想跟孩子们住,受不了吵,我一个人耳根子清静。”这是母亲的谎话。母亲冬天曾来我这儿住过,直接拿铁锹到绿化带的空地剁个坑儿埋萝卜。保安看到了,阻止她:“这会是埋萝卜的地方?这儿还栽树呢!”母亲不理解,空地就不让埋萝卜呢?碍着啥事啦?我赶紧下楼,最后萝卜全部弄家,以后母亲再也不来了。

我劝母亲用空调。“空调老干燥,我这煤火一生,座一壶水,壶嘴冒着白气,有开水喝,还能加温,可得劲儿。”

“那等等吧?家里长荒了,我找人清理后,咱再回去。”

花了几百元,雇了几个人,家里清理了,母亲又打电话说起她的煤球了。最后一次,我实在有些烦躁,怏她:“我这是轿车,是叫拉煤球的?脏不脏?不知道那煤球能值几何?空调不叫用咋着?”

“好好,离了你我都不过?看我能拉下来不能!”

母亲脾气很倔强,她肯定会雇车回去拉。同时,又想到“色难”一词,跟老母亲发火,给老母亲脸色看,就是不孝。我取车往李村方向出发。

一见到母亲,母亲已经笑开了花,问我道:“要白萝卜不要?”

流年碎影

# 抬缸

□ 杨群灿

1978至1979年,我上七年级(初中毕业年级),班主任是赵年老师。

赵老师是教语文的,但对每门课程都很上心。有一节数学自习课,赵老师走进教室,俯下身挨个儿瞧同学们做作业。转了一圈后,老师叫出包括我在内的4个同学,说:“去,把墙角那个缸抬到门口来!”

那是一只磁缸,体形硕大,粗得过不去门框——那是因为有缸在后盖的房子,平时蓄些水,用来洒扫教室。我们几个人使出了吃奶的力气,吭哧瘪肚,憋得满脸通红,总算把大缸弄到了门口。

老师问:“知道为啥叫你们抬缸吗?”

我们几个对视了一眼,都摇了摇头,感到莫名其妙。但都意识到,我们这几个学生都是平时学习不错的。

“再抬回原地。”老师下巴一摆。

同学们都停下手头的作业,看我们再一次使出了吃奶的力气,吭哧瘪肚,憋得满脸通红,把缸抬回角落。平时被惩罚的都

要包包菜不要?小萝卜吃着美着哩!我和几个老婆儿去地里弄的,可多,你拿走点。”

我笑笑:“是偷人家的吧?”

“不是,是人家扔地不要的。我拾这萝卜,一冬都吃不完。”我跟母亲说起煤球的事。煤火不安全,掏炉灰、倒炉渣,又脏又麻烦。“现在都煤改电,煤改气了,国家不叫烧煤,犯法,逮住就罚款,一罚就一两千。”我一本正经地编着谎话。母亲对罚款似乎有些敏感,问道:“真的假的?谁我的吧?”“真的,还会对您儿子有影响,因为这个房子登记是我,组织上还可能处理我。”母亲愣了一下,坐回沙发上,想了一想,说道:“那算了,不拉了。就是可惜了,我一个人在红光大日头下打的一个,三千斤,你爹不摸一下。那你要萝卜、包包菜不要?”

我岳母种了一大片萝卜,今天拿回来一提,明天拿回来一兜,萝卜跟那圆头似的,我一家四口人,萝卜都吃怕了。母亲捡的萝卜我也见识过,按到白条猪身上正好当尾巴。母亲还继续鼓励我拿,说道:“这萝卜好吃着哩!切不成丝儿,可以切成片儿,炒炒,真好吃,一点都不糠。也能切成段儿,下锅,小米萝卜汤,比红薯好吃。”“好好好,妈,我拿。”

母亲开始给我抬,到楼下,一块空地,揭开塑料布,手开始扒,边扒边说:“过去滩下才有萝卜,都是用红薯换的。俺年轻时,春节才吃萝卜,萝卜馅肉饺子,好吃。平时吃不上,就是红薯叶,干的、湿的,红薯就红薯叶菜,可不想吃……”

母亲送我上车,反复交代我开车慢点,而后说:“煤球不拉了,不能因为我,叫孩子受啥处分。”

路上,看着副驾驶位置上的两兜东西,一兜猪尾巴大小的萝卜,一兜拳头大小的包包菜,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。

还好,拉煤球的事算是解决了。

是那些顽皮学生,今天老师唱了这么一出,估计大家都在肚里偷笑,但都没敢笑出声来。

回到讲台前,老师又问一遍:“为啥抬缸啊?沉不沉啊?”

看我们仍在发愣,老师提醒道:“看你们几个做的那个第2题——轻易到手的分数没了。不要以为成绩好点就沾沾自喜!”我霎时明白了——第2题最后要求求出一个盛满水的铁箱的重量,而我只计算了溶液的重量,忽略了容器的重量。

看我们都低下了头,老师提高了声音,一字一顿地说:“抬起头,听好了——粗心大意是学习的大敌,要不得啊!”

我陷入自责中,没有回过神来,仍然低着头。

一根手指戳到我的鼻子底下:“你,咋还低着头,瞅什么!”

我回答说:“在寻地缝。”

同学们再也憋不住,“轰”地爆发出一片笑声。

老师忍不住也笑了。

后来,不光做作业注意审题,“抬缸”一事也成为我成年后做人做事的一面镜子。

